念弐

禮書通故

仲子藏閲

口 12
2948
22

口12
2948
卷 22

封國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謹案以今漢地攷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亏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不駁以周案今文家說中國九州分作五服服千里五服方五千里古文家說中國九州方七千里五服通四海分之相距萬里許鄭竝從古文家言王肅僞孔傳竝用今文家言王制疏引鄭易注云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

去水五未十藏

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畺中國夷狄
二民共事一君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
里之土五五二十五叓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方千里
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此參合
今古文兩家之言而別為一義者也

異義云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
氏傳說禹會諸侯亓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
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
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甯尚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
說鄭駁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虞夏之制

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
百也至周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云周千八百者
舉其全數以周案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
諸侯大會王制注引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
里內此公羊說所本也正義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天
下諸侯之來進受命亓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
三諸侯此鄭說所本也但塗山為方嶽之會執玉帛者
未必實有萬國猶周頌云綏萬邦周時豈有萬邦也諸
書所言約略之辭

鄭元云禹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

城五百里曰甸服亏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
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
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亏周
爲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
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蠻服亏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
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蠻服之弼
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亏
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亏面方各五
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
諸侯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僞孔傳

云五服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
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王肅云治洪水
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墜品各有所掌
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二師總計
之一州用三萬人功如鄭所云禹拓竟廣土三倍亏堯
書傳無俪難可據信且其爲服之名輕重顚倒難尋而
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而
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王鳴盛云東漸鹵
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謬可知甸
服外之諸侯不舋入禾稾有何依據以周案虞夏五服

曰甸侯綏要荒周公制禮分為九服曰侯甸男采衞蠻
夷鎮蕃鄭注以兩朝之制互相比合與祭公謀父之語
適合知甸服之為王畿者所謂邦內甸服是也知其衞
當侯服者所謂邦外侯服是也知侯綏二服之當甸男
采衞者所謂侯衞賓服是也知要服之當蠻夷者所謂
蠻夷要服是也知荒服之當鎮蕃者所謂戎狄荒服是
也堯之舊制五服之別五百里禹又衞之每服增五百
里以兩面通計之相距萬里周方千里曰王畿其外九
服皆方五百里以兩面通計之相距亦萬里漢志言漢
之土境東鹵九千餘里南北萬三千餘里其間所識山

川不出禹貢之域則夏五服周九服相距萬里此古文
家說之無可易者也王肅偽孔從今文家言以為五服
方五千里其所依據者以書言弼成五服明曰五千不
曰萬里殊不思五服之廣猶是堯之舊制何弼成之足
云凡曰至亏者皆自此到彼之言曰至亏五千明是從
京師至四境為五千耳若以四面相距立文當云方五
千里亦何至亏之可言此今文家言之不可據者也
易祓云禹五服帝畿在內帝畿千里而四面各五百里
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
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職方

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
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
通為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通為四千五百里并
王畿千里通為五千五百里增弓禹者五百里之蕃服
百以周案易說可以解虞書不能通之弓周官周官每
服方五百里文與虞書同以虞書五百里為一面之數
周官五百里又分侔兩面已自齟齬且方五百里曰某
服方字卽算術之平方邊以五百里分兩面何方之足
云下文又云封公以方五百里侯四百里如一服每面
止有二百五十里將一國分侔兩服乎不足據也古文

賈逵馬融說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壹所納總銍秸槀米
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
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百非是服外更有其地
也鄭元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彌其外百里
者賦入總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壹使百里者從
之百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
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彌之殘數也偽傳云規方千里
之內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
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王肅云賈馬既失
其實鄭尤不然司馬遷以諸小數皆五百里服之別名

大界與堯不殊舜之矣以周案鄭意以王畿甸服每面
方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
成之後又有此等殘數居其閒不在五百里之內下侯
綏要荒四服所言同司馬遷王肅僞傳以為上句是綱
下文為目卽在每服之內非服外更有其地网說竝通
而以鄭注為長賈馬以甸服下所言百里二百里等為
在甸服之外侯綏要荒四服下所言三百二百里則在
每服之內一經之文自亂其例不足信
賈逵馬融說禹貢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
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每面三千里相距為方六

千里釋文引馬云面五千里為方萬
里是與鄭同此據正義所引　鄭元云堯初制五
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
曰四海及禹輔而成之每服加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
萬國之封貢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
七四十九尋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畿內餘四十
八八州分之而各具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
亏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
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
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
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

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
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與以王制
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一謂十之一伯七十
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
畸至亏圻內則子男而已王肅云傳倂萬盈數也萬國
據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曰
採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甚少
豈以不會之地亦封建國乎王畿千里封五十里之國
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
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以周案左氏內外傳

兩言執玉帛者萬國本約略之辭且亦未見盡是九州
內諸侯鄭君此注過泥宓爲王肅所駁其云九州之外
曰四海者爾雅釋地亏九州之後云九夷八狄七戎六
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亏禮儀也虞書亏
州十有二之下曰外薄四海大行人亏侯甸男采衛要
之下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亦分別言之是其證僞傳
孔疏九州四海混而爲一誤其云堯制要服之內方四
千里爲九州者據周制儗之也竊謂堯初舊制當如王
制所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商改夏制用堯制周
改殷制又用夏制百其云禹更定九州方七千里者據

大行人文儗之也竊謂禹弼成五服以甸侯綏爲九州方六千里其嶼服曰蠻荒服曰夷荏九州之外周初以侯甸男采衞爲九州亦方六千里其蠻夷亦荏九州之外書厥誥曰侯甸男采衞酒誥曰侯甸男衞邦伯皆以九州諸侯爲文而不及蠻爲蠻不荏九州內也周語曰侯衞賓服蠻夷嶼服謂以服貢賓見亏王自侯至衞凡五服爲中國九州之賓而蠻與夷同入嶼服不與同中國九州之地周初界限如此周公制禮時以蠻服入九州變用夏名曰嶼服如大行人職所言是鄭君亏古制蠻荏九州之外未審輒據大行人文以儗之實多

未合且以夏之嶼服一服內分其半入九州半爲四海
嶼屬膠葛
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哀委曲動有倍加
之較以周案孔疏申傳用王肅說謂書五千里據其虛
空舄路方直計之漢志所言東鹵九千三百二里南北
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
里數異者乃謂著地人迹屈曲而量之此說大謬古者
里數皆以開方言之斷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云夏五
十畝當周百畝夏五千里當周萬里如其說夏以二井
爲里有何見文

鄭元云東漸于海鹵被于流沙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
僞傳云此言五服之外孔穎達云流沙當是鹵境最遠
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鹵
大遠矣志言非也以周案鄭意此節總結上文東漸于
海鹵被于流沙在九州之外五服之內南北不言所至
容踰五服之外僞傳以禹五服地方五千里東海流沙
在五服外今依鄭
鄭元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
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
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

為九其甸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
土增其畿百廣其土謂殷公侯百里周公五百里
侯四百里增其畿謂殷三等周五等孝經
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闢
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
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為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
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未聞以周案殷之九州
方三千里用堯初舊制其分服之大小未尋其詳又攷
白虎通義畿篇引尚書曰侯甸任衛佺國伯謂殷也今
酒誥文其上曰荒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故白虎論以為殷制據此而言似殷之分服與

周官職方侯甸男采衛之制相同矣如鄭注殷時九州
地小之說抑亦從周名以言之與
鄭元云王制九州州方千里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謂公
居十之三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
也此大界方三千里方千里者九其一為縣內餘八各
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
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
設浚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
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
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其餘方百里者謂之

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幷四十六今作一州二百一十國
九誤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
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以周案
鄭所說周制以職方王制之浚準之王制州二百一十
國諸侯之附庸不與周制州亦二百一十國幷公侯伯
子四十六國餘以男倫數則百里之國百六十四而其
餘方百里者四十一為附庸亦不與也然云周九州大
界方七千里既不可信且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封以
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
鄭注云七伯者字之誤以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
其千里封伯則可十

里則百男本兼附庸言之其餘為閒田非公五百里之外又有附庸也周公增封諸侯不過以山川及諸小國益之以充五等封疆之數非周有許多閒田以畀之也非徙滅他國以增封之也先鄭大司徒注謂公五百里其半皆附庸小國是也如五百里等皆實封附庸又在其外則周公當時增封之地亏何取之與

管子云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呂氏春秋云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周案齊諸侯之齊與爾雅距齊州之齊同謂中州之國大負海之國小也呂氏春秋語與管子合

然此據四海大勢言之耳其在九州之內實近小而大遠禹貢侯服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固為顯證春秋時冀兗青徐之閒小國尚有數十而齊魯大國遠封海濱益近小則內安而亂賊不敢作遠大則外強而夷狄不敢逞商周之際四夷寖強周公亏嬰服之內增益封域意亦謂非此不足以為中國屏蔽也若其嬰服以外一如舊封雖大曰子此呂氏所謂彌遠彌小也以四海言彌遠彌小則中夏安以九州言彌遠彌大則外夷懾讀管呂書未可偏執孔吳軒泥其說以為夏時大國在內亦王者相變之義謬矣

鄭眾云大司徒公之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公所食
租稅舋其半百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
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亏海邦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為東
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
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亏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
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百鄭元云
其食者半參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
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
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器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公

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
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亏周淹不舋有附庸故言
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
四言舋兼此四等矣江永云以文勢言之土其土制其
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
為長先鄭以其半為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
蓋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幷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
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三百畝亦
所以優之與以周案周初封建仍殷制分三等成王時
以五等封諸侯魯頌曰俾侯亏魯大啟爾宇記始封曲

阜以侯甸受地百里也又曰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記增封大東仍以侯甸受地四百里也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季袁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與周官合禮記張大其辭云封魯七百里誤鄭注魯不㠯有附庸直謂以公甸受地亦非魯侯國地方四百里㠯十六同除附庸九同㠯七同七萬井之地至戰國時魯方百里者五止五同之地　又案其會者公半侯伯參之一子男四之一先鄭以諸侯所會租稅言後鄭以地貢之會天子者言鄭剛中申先鄭陳及之申後鄭今以大司馬職上地會者三之二中地會者半下地會者三之一揆之似

以先鄭之說為合後鄭之意公地既大會又㠯半子男之地既小會又僅㠯四之一則公會太贏子男之國似無以給其國禮俗器紀祭祀之用故以貢言之大國貢重小國貢輕子產以鄭伯男也而不從晉使從公侯之貢是其證

周官云公之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孟子王制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元云王制此地般所因夏殷三等之制也般殷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殷增以子男而猶因般之地以

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
禮成武王之意封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
子二百里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
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以周案孟子王制所言三等
之封為三代之舊法其云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除山川
附庸言之故曰名山大澤不以封周禮所言五等之封
為周公所立之法其云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
百里兼山川附庸言之故成王命魯侯云大啟爾宇錫
之山川土田附庸宣王錫韓侯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錫召公曰錫山土田亏周受命皆其證也易震驚百里

為諸侯象鄭子產曰笭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
同方百里公侯地方百里非孟子一人之私言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管子亦云然孟子所云實鹵周舊制
鄭注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亏是五等之
轂皆益之地信是則周官所云乃成王後之新制也成
王以五等封諸侯又錫魯山川土田附庸以荒大東至
亏海邦故史記云魯地方四百里與周官合說詳軍賦
門　又案周公增益九州侯封所以強中國而抑四夷
也鄭君云周公分五服為九嬰服之內因殷諸侯之數
廣其土增其轂如鄭之言周公增封祇及嬰服以內所

謂九州是也九州以外為蠻夷地商周之際戎狄寖强非亏嬰服以內封建大國無以扼其衝而為中夏屏蔽夏之五服綏以外為夷蠻地綏以內男近而侯遠意亦同此但虞夏之時夷蠻國小有百里之侯自足制之至周四夷日强非增盖侯封勢必不支此周公相時制宜之法豈無故而好變更哉或者以為王者相變之義失其旨矣

唐仲友云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

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亏男侯上同亏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非出軍制賦之壤孟子所言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所言包山川土田附庸也以周案如唐說周官公侯伯子之地皆兼山川土田附庸之虛封男百里僅足具三百乘而獨舉實封亏周官之數分佗三解已說不通矣鄭注云男附庸三同王安石陳祥道說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則兼所統之附庸以周案此說較近魯頌言增封之地曰俾侯亏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東卽大東山川卽龜蒙土田

謂閒田附庸卽海邦頒文上下相應山川土田爲增封之正數附庸爲增封之備數必謂增封增以附庸則公之正封止二十五分之一而附庸備封曷二十四當時附庸未必如此之多且小諸侯何以亦有無附庸之國亞爲陳及之汪武曹所駁矣

辭季宣陳傳臣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數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以周案如辭氏說公方百二十五里較王制爲大男方二十五里又少亏王制且周官所言封域方五百里方四百里等皆以開方計不

以周圍計故職方氏凡邦國千里而封四公六侯十二伯二十五子百男

惠士奇云尚書大傳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百里者其采五十里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相備以周案惠氏之說本亏宋葉秀發然何以解孟子答愼子云封魯齊皆方百里

孔廣森云漢志云洛邑與宗周通封畿短長相覆千里六三十六合之爲千里也然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

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勇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則所謂方千里者唯據洛陽而言是東都固自有千里
矣王制曰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
寸二分古謂夏殷今漢博士佺記時也漢世百二十里
當古百里故洛邑六百里本夏時五百里而周人以夏
之一里為二里即謂之千里也以夏井田五十周百畝及夏五服弼成五千周
九服相距萬里為證若然五等分土周官與孟子亦小異而大同
周之公五百里當古二百五十里其會者半實封三萬
一千二百五十里開方一百七十六里有奇唯此稍大
百周之侯四百里當古二百里會者參之一實封一萬

三千三百三十餘里開方一百十五里有奇與古侯百
里相近周之伯三百里當古百五十里會者參之一實
封七千五百里開方八十六里有奇與古伯七十里相
近周之子二百里當古百里會者四之一實封二千五
百里與古子五十里正同至男國百里即古之五十里
會者四之一實封二十五里視古反為小也以周案如
孔說夏以二井為一里不見典記周之東都自具千里
亦爺古義其率合周官孟子封國之數據其會者言之
而公視古仍大男視古反小終屬牽強

孔廣森云繫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

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
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
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皋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
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咎齊人滅紀紀
季以鄣為齊附庸鄣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亾國之
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亏大
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
者其先子男也以周案公羊莊十季傳分鑾夷之君有
州國氏人名字子七等董子穀國篇引傳氏不若人人
不若名名不若字凡四等以為附庸之制其地之大小

與書傳采地數同孔氏遂參合兩書為言但此伏傳與
韓詩外傳八文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韓傳佺十里
無五字據百里者以三十里七十里者以二十里蓼之
以各減十里為合以五十里者尋百里四分之一蓼之
又祇尋八里弱以叔向言班祿大國之卿一旅之田倣
之大國卿視子男一旅一同之地正尋十里孔氏據誤
文以立說實未覈也
孔穎達云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
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王制
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

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以周案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謂其所受采地之數相視如此非謂封國同也畿外諸侯亦有采地伏生大傳言之矣趙注云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此說極憭佺王制者以為畿內封國直同畿外諸侯誤會孟子之意矣凡畿外諸侯有軍旅朝會諸事畿內則天子主之故畿內諸侯封域可小亏畿外鄭所說夏周封

國之數雖難據信而畿內畿外分兩制是不同義證記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不合舊說王制夏制孟子殷制吳澄說孟子當亦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為尋周柄中云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會卿之祿公孤之祿不為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亏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卿視侯大夫視伯元士視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元士之命不下亏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卑其命而崇其祿之

義與卿大夫不一例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也以周案
周氏駁王制申孟子未見的塙據周官載師文亦數公
不數元士與王制合卑其命崇其祿亦無義可言惟孟
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
子男謂所受采地之制趙注是也韓詩外傳云采地百
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
以十里然則天子之卿受采視侯方三十里大夫受采
視伯方二十里元士受采視子男方十里而王制言畿
內之國方百里者九七十里者一五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
國六十有三此以封邑言也封邑與采地不同詳職官

鄭元云大宰乃施則亏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長謂公
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立兩卿不足亏諸侯賈公彥
云典命職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大宗伯職六命
賜官則大夫四命不合立官注并言之者以大夫亦舉
倫長廣解其義其實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兼攝
也王親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其次親者與六卿同舉立
兩卿五大夫其次耍疏者與大夫同不舉立兩卿五大
夫亦職相兼也此經惟有都鄙無家邑之名故都鄙中
含公卿大夫春官宗人都家竝有故公卿入都大夫入

家以周案賈氏此疏足以補鄭而近人猶或非之以為
枉公則兩為卿伍為大夫枉卿則兩為大夫伍為上士
枉大夫則兩為上士伍為下士且引春秋傳蔡仲為周
公卿士瑕禽為王卿士伯輿之大夫為證其實此是公
卿何足為大夫之據或又謂鄭意所謂六命賜官官謂
卿之命亏天子者若晉荀偃曰官臣偃是也大夫四命
雖不合賜官而亦舉自立其卿如子男之例王制小國
二卿皆命亏其君鄭注云欲見畿內之國二卿但己褻
大夫而其臣反謂之卿終嫌未當說詳職官門
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

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亏王
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後鄭先
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愼謹案京師之地
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
事理之宜鄭無駁何休云禮四井為邑方二里東方
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為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
舍止供稾槀而已劉逢祿云周千八百諸侯凡七千二
百井以方百里之地為閒田足以供諸侯休沐許鄭失
攷以周案王制云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亏天
子之縣內視元士云方伯者明非此不舉有也云視元士

者元士之地視附庸其地非方二里之邑也何劉之言何足以難許鄭魯為方伯有許田鄭以母弟特賜祊衞亦嘗為方伯故左傳云取亏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亏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孔疏云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衞以道路竝遠故兩有之

記祭統云古者亏禘也發爵賜服亏嘗也出田邑發秋政而月令云立夏之日行賞封諸侯鄭元據祭統以非月令王肅聖證論據月令以非祭統東晉五經總義云祭統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俛古者無遠近之隄未

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出田邑夏乎般乎王據月令非祭統鄭宗祭統疑月令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也以周案書洛誥命周公後在烝祭歲之後鄭注歲字下屬云歲成王元季正月朔日也是周封諸侯又在子月鄭彼注云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特牛其意命周公後在仲冬為非時特舉之典異周公也非常禮常禮自亏秋嘗行之東氏以祭統月令所記不同為三代禮異說自可通

白虎通義云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示與己共財之義一說諸父不尋封諸侯繼世象賢以為民也受命不封

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以周案不封諸父固違經典封諸父昆弟爲共財封子爲異財亦進退失據

受業無錫范鑾孫次戊全校

軍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孟子云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云公之封疆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馬融云司馬濛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悉千乘也唐仲友云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之出亏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之

出亏成國者也自軍言之方百里具三軍方七十里具
二軍方五十里具一軍自賦言之方千里具萬乘二百
一十里具千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外則附庸山川
土田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然非出軍制
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止亏革車千乘以周案馬主周
禮包主孟子王制說詳封國門攻之易震驚百里爲諸
侯象故傳曰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鄭子產曰晉天
子之地一圻列國之地一同同方百里孔子言道千乘
之國又言制國不過千乘亦以百里爲言如方五百里
四百里制踰千乘矣曾子言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君

政子路言千乘之國冉有謙言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以
明不敢治大國則千乘爲百里之國甚明公侯地方百
里非孟子一人之私言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亦必
相傳有自管子亦云然孟子所云實卤周舊制鄭注王
制謂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亏是五等之數
皆益之地信是則周禮所云乃成王後之新制也諸侯
地方百里其賦千乘司馬灋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魯
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徒家一人正合古制孟子言周公
封魯地方百里確鑿有據其後成王以五等封諸侯又
錫魯山川土田附庸以莅大東至亏海邦史記魯地方

四百里與周官合記明堂佐張大其辭則又云七百里矣或謂大國三軍方百里三萬家是不足三軍之數不知古者諸侯百里地域既小其軍師乘卒之數亦必不同周禮司馬濛說周初舊制仍據周禮司馬濛推之宜其有地無所容賦無所出用無所給之疑矣何元子謂十井出一乘其虐過亏邱甲其誤亦同大司馬職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鄭注云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寡為制如六遂矣若然計井出賦自有變通舊說除以三分去一及二而當一之法亦據大判言之井十為通通三十家出賦一乘士卒三十

人其起徒役亦無過家一人何元子不用二而當一之說而以參之一會供王者除之亦非

周書武順解云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岸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閻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孔晁云伍兵名開猶啟敦猶服伯卒名右九伯卒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萬卒舉令之亏君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數起亏伍故不正相當以周案孔注有字誤元卒即詩之元戎五伍曰元卒為車一乘古者謂車為兩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故車

以二十五人為一乘一卒居㠯曰開開猶啟卽詩所謂
元戎之先啟行者是也敦讀敦圍之敦謂軍後重車四
卒成陳故曰成衛伯四卒佐十二卒右三十六卒正百
八卒卿三百二十四卒為兵八千一百人古者軍帥皆
命卿三卿三軍也為乘九百七十二兵二萬四千三百
人三卿一長曰辟辟有親軍是武王國制千乘之法也
司馬灥言乘制雖有變変而實權輿亏此其言曰大㠯
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亏啟卽居㠯一卒之開後漢岑
彭傳注凡軍在㠯曰啟晨卽居後一卒之敦敦與晨古
音相近服注左傳以大晨為大殿殿與晨古音亦近軍

有次舍用㠯開後敦左右閻之法出戰用輕車後敦圍
在軍後祇用㠯開左右閻三卒司馬灥言制軍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卽仿此㠯左右啟閻之卒也杜
牧注孫子又有將重車二十五人卽仿此後敦之卒也
武王之制五伍為卒四卒成衛司馬灥用其成衛之卒
以為一乘以此鋈之卿一軍八千一百人為八十一乘
司馬灥云八十一乘為專以卿一軍言也卿主一軍故
謂之專正二千七百人為二十七乘司馬灥云二十九
乘為參九當佔七以正二十七乘言也正為三右之長
故謂之參然則司馬灥所言乘制實仿周書特其所用

人數較古為多耳

鄭[元]說詩采芑其車三千宣王承亂羨卒盡起何楷云尚書疏出車一乘則有兩軍輕車備戰陳士卒其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其羣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其羣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為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眾也孔廣森云軍五百乘乘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曰其車三千簑億公時二軍而閟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為軍是其明證周淡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兩之言

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輛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然此惟六鄉制軍之數如是其郊遂以外制賦所謂甸出長轂一乘者與此不同鄉之中以家制卒而用之征遂之外以甸制乘而用之守以周案詩其車三千三章種桑言之此必實有所指鄭箋之說肯人駁之者眾矣竊謂周初軍制自以武順解四卒成衛為通制而啟行元卒古亦謂之元戎其人五伍二十五古亦謂之一乘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以元卒五伍計之是三千乘采芑所詠正六軍正卒之數顧王出征不靖非特羨卒不盡起即正卒亦不盡用而

詩人意在誇美故舉六軍正卒言之爾抑亦玁狁緊彊
遂盡起六軍與　又案天子六軍之制七萬五千人有
合焉開左右閒三卒言之者其車千乘如注疏家所言
是也有專以元卒五伍言之者車三千乘如采芑詩所
言是也其諸侯三軍之制用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
千人之洽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大國千乘有
公徒三萬如魯頌所言是也諸言各有所指宜分別觀
之若牽而纏合無一可通矣孔氏二十五人為一乘有
合元戎啟行之洽金誠齋申其說以為卽司馬濛徒三
十人為一乘而畧其五人以將輜重斯言難信

詩周王亏邁六師及之毛傳云天子六軍鄭箋云二千
五百人為師今王興師行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
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以周案天子國制六軍其出征祇
用六師不盡發正卒不足則徵諸諸侯故詩述天子之
軍皆曰六師常武為宣王親征亦惟曰整我六師則棫
樸詩言六師及之者非殷末之制有異周禮之故矣周
禮以制軍言詩以出征言出征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為
一軍故毛傳直以六師為六軍六師萬有五千人其車
五百乘
周官凡制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左

氏說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穀梁說古者天子六師諸
侯一軍佁三軍非正案白虎通義引穀梁傳佁天子有
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
國一軍此係淺人據周
軍萬二千人足以征伐據周官文竄改觀上下文言一
說三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故不義距一方之難自知　公羊
大國四軍何休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方伯
二師諸侯一師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
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
以周案左氏說與周官合公穀所云皆據古者為說天
子六師據出師言古者諸侯地小在國止制二軍其出
師則一軍凡軍將皆命卿古者諸侯止有上卿下卿故

止有二軍上士下士二軍之佐也董子又分二軍之佐
故云四軍實亦二軍范注駁傳固違穀梁何注解上下
卿亦非公羊本意其引禮天子六師與穀梁傳古者之
說合方伯二師諸侯一師當有字誤三略聖王御世度
舋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也據
此諸侯在國制二軍出則二師與天子在國制六軍出
則六師相合皆古制也　又案賈疏以侯為大國宏從賈
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公車千乘
謂大總計地出軍也公徒三萬謂遂鄉兵數也孔穎達

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彼千乘之眾也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合公徒三萬箋以為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頌僖公宏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故荅臨碩謂此為二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今以春秋檢之襄十一季經書佽三軍明已肯無三軍也昭五季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佽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僖公之時無佽舍之文知無三軍戴震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蓋一車士卒

其三十人千乘適三萬分言之則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康成舉司馬濛甸出一乘士卒七十二人之說謂舉成數故言三萬非是以周案周初諸侯地方百里其賦千乘千乘之地九萬家以三分去一及二而當一通率之舉三萬家故司馬濛云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魯頌言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兩數符合箋疏竝謬且魯頌所言是出賦之實數其制軍及調發又各不同縣師云若將有軍旅之戒則受濛弓司馬會其車人之

卒伍司右亦云凡軍旅合其車之卒伍比其乘明調發之時車人別有分配之濛也逸周書武順解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寿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此武王國制三軍之制也其調發三軍則軍百乘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牧野之誓曰司徒司馬司空卽命卿之為軍帥者一卿一軍是武王伐紂用三軍也（偽泰誓稱六師不足據）孟子言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三軍三百兩是一軍百乘也司馬濛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虎賁卽士士三

千人其徒蓋亦用六千人此武王調發三軍之制也牧誓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此武王徵會諸侯之制也魯頌所言是周初出賦舊洽逸周書所言是周初制軍舊洽牧誓及孟子所言是周初調發徵會舊洽戴氏以孟子證司馬濛三十人一乘是已其以魯頌所言為出軍數仍未當家出一人從軍恐民不堪命矣又案禮季二十與戎事六十還兵武王出征用虎賁三千人專任彊壯紓其老艾紓師若林馳其季老竝用之故傳曰商師若荼周師若烏荼烏以須髮之白黑言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三百人國策蘇秦說趙魏呂氏春秋簡

選篇賢因篇淮南子泰族訓竝云三千人與孟子同韓非子亦言武王伐紂棨甲三千人則書序佹三百字誤也逸周書佹革車三百五十乘虎賁三千五百人與諸書異蘇秦云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又本司馬濛百人一乘推說非事實也齊語萬人為一軍是齊制說文以為四千人為一軍一切經音義引字林同未知何據

司馬濛成百井三百家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又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班固漢志用甸出一乘之法鄭元

周官注引成出一乘之法賈公彥云鄭注小司徒引司馬濛士十人謂天子畿內采地法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濛彼是畿外邦國法彼甲士少徒卒多此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江永云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戴震說乘法一車共三十人司馬濛與周禮有合有不合不可執定王鳴盛秦蕙田說觀鄭弓論語注服杜弓春秋左氏傳所言皆邦國事同引七十五人之說獨弓小司徒畿內事則引三十人說足見賈疏之精又孔穎達書牧誓記坊記正義謂臨陳對敵配割其車則三十人自

屬元科非軍濛以周案鄭箋采芑亦引司馬濛七十五人明畿內事賈疏不過謂乘三十人爲畿內采邑之制如此非鄉遂都鄙盡用此法左傳成公元秊孔疏亦云然王肅莊誤會賈意殊嫌穿鑿其實賈孔之說亦非也左氏傳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遽守四千周書佂雒解千里百縣則一縣猶一同也四十九同爲方七百里出車四千九百乘此用古成出一乘之法也左氏傳又曰公子無虧戍衛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此用古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之法亦成出一乘之法也賈疏謂邦國用甸出一乘七十五人之法亦

與傳戾古者賦與軍異軍之在國與出征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此言貢賦之法魯頌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是記貢賦實數天子地方一畿則有賦萬乘詩詠公劉其車三單武王祖其制而云秊一卒曰閭後一卒曰敦左右一卒曰閭三單用閭閭七十五人四卒成衛用百人此言在國制軍之法司馬濛本此而云甸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秊據一隊左右肉二隊其七十五人是用其開閭以出戰杜牧孫子注所引古法一乘七十五人之外又有輜車之炊家固守衣裝廄養樵汲二十五人曹公新

書同是用其成衛以立營武順曰四卒成衛亏周官曰
四兩司馬瀕專以開閫七十五人言則一乘三兩也百
乘三師也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用千乘大國三軍三
萬七千五百人用五百乘此洽以徒為主故甲士少步
卒多孟子引逸書云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虎賁卽
甲士每車甲士十人此武王為諸侯時出征境外之洽
司馬瀕本此而云成出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天子出
征用六師萬有五千人計五百乘此洽以車為主故甲
士多步卒少王者有萬乘之賦而禦戎亏國用其本賦
十之一出征亏外又用六軍十之二先王之用民力可

謂紓矣　又案四卒成衛為枉國制軍之定洽是固然
矣而境外出師雖以革車士徒為正亦時有變通之洽
大司馬曰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車為主者宜甲士
多步卒少固用革車之洽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矣其
人為主者宜甲士少步卒多亦惟用長轂之洽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也凡出軍之時宜先相其田野
之險易而後比其車人之卒乘是以國有軍旅之戒縣
師必受瀕亏司馬而會其車人之卒伍司右亦必合其
車之卒伍以比其乘司馬瀕竝剔革車長轂兩制亦以
明險易之不同車人之互主馭爾車人職云行澤欲短

轂行山欲長轂山卽險野則長轂之乘用亏險野明矣
學者知其成法又能變通之斯為善讀書者
金榘云成百井三百家可任者家一人出士徒三十人
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也此正卒也甸
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八家計
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步卒七十二人亦
十而賦一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作者此通正羨之卒也
以周案金說近儒多信之其實非也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是賦法非軍制誤一成百井九百家云三百家者
以三分公一二而當一网法卒之甸六十四井亦當以

此网法通率今祇用二而當一之法與成三百家異術
誤二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謂上地
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皆為羨卒今以十
而賦一為羨卒祇七十二人餘六百四十餘人之可任
者冝名何卒誤三言正卒三而當一家可任者一人言
羨卒二而當一可任者二家五人任意分說無可證明
誤四
陳祥道云司馬濛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
合二十五人為一車之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

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
三軍而車五百乘六軍則車千乘矣葉時說六軍用車
五百一十二乘沈彤說一車百人一軍一百二十五車
六軍合七百五十乘王鳴盛說每車人數以七十五人
為定一乘三兩之數四乘三卒之數百乘三師之數五
百乘三軍之數千乘六軍之數葉沈說非以周案如陳
氏言六軍三軍尚不失卒伍整齊之數至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皆有畸零不滿其乘者矣葉沈二說既為王氏
所非王氏軍賦說謂畿內軍法一乘三十人而此解六
軍又用七十五人之數亦自矛盾

管子云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鹵南北度五十里為耕
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當分者萬人為輕
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鹵南北度
百五十餘里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
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
國中而立市東鹵南北度五百里為耕田百萬頃為戶
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
為馬四萬匹以周案管子此說見揆度篇與周官合百
乘之國中距四方度五十里據小國男方百里言千乘
之國中距四方度百五十里據中諸侯伯方三百里言

公侯之國所賦本不止此而制國不過千乘故舉伯以
為例也一乘馬四匹與司馬濛同家出一人為乘與司
馬濛異蓋司馬濛言調發之數管子言制賦之法其意
亦相通也
賈公彥云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六鄉之內
有比閭族黨州鄉在軍為伍兩卒旅師軍一鄉出一軍
六鄉還出六軍六鄉之內上劑致毗家一人為正卒其
餘為羨孔穎達云天子六軍出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
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
兵亏邦國則司馬濛甸出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以周案賈疏甚謬古者伍兩卒旅不取足亏比閭族
黨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亦非僅取亏六鄉小司徒凡
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賦役法非出師法也出師之法
當依司馬濛為正大司馬辯旗號兼陳都鄙鄉遂之物
縣師作眾庶及馬牛車輦兼會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
稽是六軍之士不必盡出六鄉伯禽征淮徐亦兼用三
郊三遂則天子六軍可知孔疏鄉為正遂為副近是其
說小司徒家一人為畿內六鄉之法司馬濛甸出七十
五人為邦國之法亦誤江慎修云有軍旅或調遠或調
近必有耍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勞上地中

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與上地同出一人爲兵也

賈公彥孔穎達說出軍之法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國邦國章俊卿陳傅良說古者畿內之兵不出卒有四方之役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武王克商實用鹵土至亏征徐以魯追貊以韓平淮夷以江漢略見亏經可攷也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衞人二百四十二季間王人曾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溴饑焉左傳曰諸侯敵王所懾則出軍之法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以周

案諸家說皆一偏經傳王人曾伐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其事之大者則出六師及之常武曰整我六師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遹六師以修徵諸侯故詩棫樸云周王亏邁六師及之常武曰整我六師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師書顧命曰張皇六師竝不言六軍春秋窮兵已極而繻葛之戰王將中軍虢公將右軍周公將左軍餘徵諸侯亦不盡發六軍公羊隱五季傳注亦云二千五百人爲師禮天子六師周官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鄭元云四邱爲甸甸讀與惟禹隩之之隩同其訓曰乘是以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邱甸縣都之溝洫云邱甸者舉中言之一說乘

如字邱出一乘以周案鄭讀乘如隿以通甸字為乘甸古音隔遠也但郊特牲篇惟社邱乘供粢盛文與此同似無須破字古無邱出一乘之法然乘法實昉亏邱觀春秋傳子產侙邱賦魯侙邱甲可知成法沿革之有自司馬濛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謂之匹馬邱牛至甸出馬四匹牛十二頭謂之長轂一乘左傳載季孫用田賦仲尼曰君子之行也度亏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邱足矣亦獨以邱為言皆其證也但邱為乘之始基非乘成亏邱賈注直以邱出一乘為古法斯則非矣

鄭眾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餘子謂羨也鄭元云大事謂戎事大故謂災寇餘子謂卿大夫之子當守王宮者也以周案說詳職役門古者無盡發羨卒之事呂伯荼王鹵莊已詳言之

鄭元云序官凡制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亏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或說將皆命卿卽六官之六卿或說命卿是司馬其餘五卿蓋擇亏司寇司空及六鄉之卿大夫為之若大宰司徒宗伯之等不當使之受節制亏司馬也薛衡云六官中特司馬掌兵餘卿無與雖田役軍旅之事

互見六官然特為治事條目云爾初非為軍帥惟鄉大夫掌六鄉之政教禁令序官則曰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則鄉大夫亦謂之卿六軍之將即六鄉之卿也鄭注謂六鄉之吏兼官可也何為復曰選亏六官蓋無一定之見蔡德晉云軍不必皆取亏鄉而將帥亦不必皆為鄉吏觀四時較閱之旗號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以周案武王伐紂用三軍誓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是軍帥以正卿治事之確證天子以六卿主六鄉諸侯之三鄉二鄉一鄉者亦必以命卿主之大國三卿皆命亏天子故國立三鄉師出三軍次國三卿二卿命亏

天子故國立二鄉師出二軍小國三卿一卿命亏天子故國立一鄉師出一軍是軍帥皆命卿也師帥以下不必皆鄉吏蔡說為當右周制

王肅云賈誼三郊三遂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也孔穎達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鄉為正遂為副以周案諸侯亦四郊云三郊三遂者書序云東郊不開是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此說本屬難信謂諸侯三軍出自三鄉叀謬鄉在遠郊之內以鄭注言魯侯國遠郊四十里據賈馬說遠郊五十里以四五十里之地而令出三軍勢必不

給總之魯之開國或二軍或三軍已難定卽曰三軍亦
必合郊遂之民互相調發故曰三郊三遂非取足亏三
鄉也且合徵三郊三遂以充軍數自有羨卒留守者亦
不止東郊也王孔二說胥失之矣
左傳云魯侈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弍及其舍之也四分公
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亏公公羊說三
軍者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舍中軍復古也
穀梁說諸侯一軍侈三軍非正也以周案魯舊二軍皆
屬亏公執政者將其左二卿其將其右時叔孫穆子為

政將左軍季孟共將一軍季武子將侈三軍欲各將一
軍也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謂政既及子子必又
變也杜注謂貢賦重悳不堪非也至季武子執政果援
舊法以舍中軍故公羊家以為復古亏昰季氏將左叔
孟將右遂為定法淸之戰其證也左氏云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謂各征一軍也云三子各毀其乘謂毀其私
卒也三家各有私卒至時又毀之者直以所分公室之
一為其卒所以申明各有其一之恉也杜注謂壞車乘
分以足成三軍甚謬襄公之世豈不足三軍之數分以
足成三軍左氏亦何舋謂之毀乘且叔孫取其子弟孟

孫取其半非能出其私卒以足公室特以此本公室之
眾不敢盡取爾至舍中軍公無其民大蒐亏紅革車千
乘其皆三家之眾與 又案季武子佾三軍而公室弱
舍中軍而叔孟微一佾一舍專為奪民而已其亏卒乘
之增減未之聞也江愼修謂春秋時兵農已分本難據
信朱仲鈞申江說幷謂魯佾三軍籍民為兵其舍也卽
還兵亏農說叟無稽

公羊說魯佾甲邱為甲也甲非人人所能為邱為甲
非正也何休云甲鎧也譏始使民佾鎧服虔云司馬濛
四邑為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邱牛四邱為

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備謂之乘馬杜預說甸所賦
甲今魯使邱出之杜佑說邱甲邱各一甲一邱出步卒
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而加一乘以周案何注甲訓
鎧本正義而被甲之士亦倂甲猶執兵之卒亦倂兵也
左氏傳曰使鄧廖帥組甲三百亦謂甲士服注備引司
馬濛者以明古者四邱出甲士三人邱不成甲今魯使
邱出一甲士則步卒亦必有增亏古杜氏通典所言邱
甲之法甲士一人步卒二十四人古法邱出步卒十八人
之遺說也惠半農據管子乘馬篇邱一馬其甲七以為邱出一馬七甲非服氏意 元凱以

為一邱出四邱之賦賚雖苛征當不至此不可從
賈逵云季康子以田賦田一井也周制十六井賦戎馬
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范甯杜
預說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其出馬一匹牛三頭賚用
田賦別其田與家財各出此賦何休云田謂一井之田
賦者斂取其財物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禮稅
民公田不過什一賦十井不過一乘以周案以田賦者
謂計田妄出軍賦蓋較常賦又加一倍孟子曰求也為
季氏宰無能改亏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卽據此田賦而
言也賈注泥亏下文歲收田一井之語遂謂一井之田

令出一邱之賦韋昭駁之云此數甚多似非也下雖云
收田一井凡數從夫井起故云井耳此說是也何范諸
注亦未見確　又案何注所引漢法卽口率出泉是也
云以田為率田乃口字形之誤漢高紀初為算賦如注
云漢儀注民季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
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又昭紀口賦如注云漢儀注民
年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
三錢以補車騎馬漢貢禹傳云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
帝征伐四夷重賦亏民是漢時口率亦以給軍用也故
何氏引以況田賦鄭注周官大宰九賦亦以為口率出

泉賈疏謂采地之內無口賦出錢入天子之洽采地外
公邑有口率賦錢入亏王家耍屬不經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孔子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
幼有軍旅之歲則徵之無則已韋昭云藉田謂稅也里
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力謂繇役以周案古人言
賦多屬田租至春秋以後田謂之稅軍謂之賦故季康
子用田賦賈逵何休范甯杜預皆以為軍賦漢刑法志
殷周以兵定天下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賦稅以足
食賦以足兵食貨志殷周之盛民受田有賦有稅稅謂

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
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則民之受田者有稅復有賦似
古法矣顧孔子歷言藉田以力賦里以入任力以夫之
常法又云有軍旅則徵之其歲收田一井出穆禾秉芻
缶米不是過也是則軍賦非常徵漢志所言實非殷周
盛典矣季康子欲用田賦即計田出賦以為常徵之法
論語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即指此事而言康子使
冉有訪孔子孔子不對而私亏冉有望冉有救止之而
冉有不能以夫就爭且奉行之故孔子嚴為之責其賦
今雖算尋其詳孟子曰賦粟倍他日其大判可知矣

又案古軍賦一井之中一家出役七家各出粟米布縷以助其衣食孫子言興師十萬內外騷動者七十萬家曹注云一家從軍七家奉之是也孟子粟米布縷力役之征趙注云國有軍旅之事橫興此三賦益自春秋以後國無歲無軍旅三征儼同正賦不獨魯為然故孟子有用二用三之歎又國語云亏是有鰥寡孤疾文承上謂砥遠近量有無議老幼之中亦兼議此窮民之無告者又云其歲收田一井出穆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明軍旅歲所出之賦如此較諸田稅輕甚也韋注鰥寡孤疾屬下為義徵謂徵鰥寡孤疾之賦殊謬穆秉禾數韋

氏又以米數釋之此沿許氏异義辨詳田賦門且以此為一井中百畝之稅非一井所出之全數亦未是右魯制

春秋左傳齊慶封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杜預云六正三軍之六卿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皆軍卿之屬官以周案六正六軍也晉此時初用三軍傳猶據宋六軍為文故曰六正晉悼復三軍在襄十四五吏季此傳在襄廿五季

謂軍尉司馬之屬三十帥者周禮一軍萬有二千五百人有五師帥天子六軍有三十師帥晉自景公作六軍上擬天子故六正有三十帥杜注六正為三軍之六卿尚通五吏三十帥分文武職殊謬古軍卿豈有文武之

春秋左氏內外傳晉有七輿大夫服虔說僖十季七輿大夫上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據閔二季伐東山皐落氏言之時申生以太子將上軍罕夷以卿將下軍阮氏校勘記據閔元季傳改佺下軍失服氏上下軍錯舉見義之意襄二十二季七輿大夫下軍輿帥七人與欒氏者以周案七輿大夫為軍之師帥非治副車者說詳職官門攷晉國軍制常賦七百乘乘用七十五人其分為六軍也每軍士卒少故師帥一軍五人而六軍則有三十人故傳曰六正五吏三十帥其合為三軍也每軍士卒多故師帥一軍七人而三軍則止有二十一人故獻公之世二軍

平公之世三軍竝有七輿大夫之名三軍有三七二十一師帥矣六軍用三十師帥其法本諸周官具詳大司馬序官三軍用二十一師帥者軍賦七百乘以乘七十五人乘之有五萬三千五百人以師二千五百人除之為二十一帥此三軍之數也其每軍則七師帥謂之七輿大夫申生亏酅閔元季將下軍明季伐皐落氏又將上軍服注據上軍為文者欲與與欒氏之下軍錯舉見義明三軍皆有七輿大夫爾　又案晉自僖王命曲沃伯以一軍佺晉侯莊十六季至獻公始佺二軍閔二季文公蒐亏被廬乃佺三軍僖廿七季復佺三行以禦狄三行無佐廿八

季避六軍之名故謂之三行既又罷公三行更爲上下新軍是爲五軍卅一季襄公薨亏夷舍二軍復三軍之制文六季景公賞窜之功又作六軍成三季鄢陵之戰罷新上下軍爲四軍十六季悼公又舍新軍復三軍之舊襄十一季自後終春秋之世不改此其軍制之大略也其乘制城濮之賦七百乘窜之役景公亦許七百乘卻克請用八百乘蓋出討用七百乘其常制也夷儀之救莊中牟者有千乘定九季此其莊國禦戎之制也傳言晉治兵郊南有甲車四千乘昭十三遠啟疆言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遵守四千昭五季其長轂共有四千九百乘此其通國出賦之數也右晉制

受業江陰馮銘孫次戊仝校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濿正邦國曰眚曰伐曰壇曰削曰侵曰正曰殘曰杜曰滅鄭元云眚猶人眚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惠士奇云春秋莊二十二季肆大眚穀梁子曰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范注云災謂皋惡紀治理也有皋當治之然則眚之者治其皋也衛侯殺叔武君殺其臣名非不正而其臣無皋天子使其吏治之經書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眚之也非正之也鄭以此當正故云然眚公羊佗省字通常武詩曰省此徐土眚之言省

也省其土非削其地也以周案惠氏此說勝注鄭說據
王霸記青與削無以別
鄭眾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為憚鄭元云壇
讀如墠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謂置之空墠以出其
君耍立其次賢者惠士奇云壇之者幽之也荀子曰官
人失禮則幽幽謂囚之蓋置之空墠之
地制其出入不尋自由亦不離其國內康成以為出其
君出非幽也以周案此當從鄭出謂出其君亏墠對立
賢為文如惠說壇與杜無以別
鄭元云正者執而治其辠王霸記曰正殺之也殘殺也

王霸記曰殘滅其為惡惠士奇云正殘互文正之者鳴
鐘鼓以聲其辠殘之者或焚或轘春秋邾人戕繒子亏
繒縈梁子曰戕猶殘也捪殺也董仲舒劉向以為戕者
支解之謂解四支斷骨節近之范注捪謂捶打與劉異以周案正
殘皆殺也為君親別其文
惠士奇云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滅之者滅其君不滅
其國春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亏雞父胡子髡沈
子逞滅杜預曰國雖存君亦曰滅是也公羊謂邾婁之
君顏淫九公子亏宮中近亏外內亂鳥獸行矣天子為
之誅顏而立其弟叔術則滅之之事也誅顏之天子亦

叔術乃致國亏顏之子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
亏周曰何故亦吾天子則誅君之子不立矣以周案惠
氏此說亦當
五經通義云冬至所以休兵鼓不聽政事何冬至陽氣
萌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而下不可動洩夏至陰氣
始動未逢故亦寢兵鼓不設政事所以助養陰氣也通
典云鄭瑤謂冬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事順動以
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
自興否剝將至大眩方來宜有鳴鼓開關興兵駭旅施
命四方誥其逆兆以遏小人方長之害寢兵之教不宜

同也以周案易復為十一月卦象曰至日閉關據冬至
言姤為五月卦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據夏至言誥當
依鄭本作誥云誥止也後漢魯恭傳引經亦同云言君
以夏至之日施命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陽也五經
通義言二至並休兵鼓與易象合鄭瑤所言依易虞王
本作施命誥四方非古義也月令言君子日長至之晏
陰與日短至之定陽文義亦同又以仲夏行冬令則暴
兵來至仲冬行秋令則國有大兵明兵興之違令並可
證
舊說王制天子出征類宜造禡皆舉行亏將出之時受

命亏祖受成亏學其禮在類宻造禡之宵林喬蔭云禡
亏所征之地明是已至而後祭非與類宻造一時之事
受命亏祖受成亏學乃是總言出征之事祖卽上文所
謂造亏禰學卽下文所謂出征執有皐反釋尊亏學葢
師行必載遷廟之主遷廟主者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
之主也說詳會盟門此主因祔禰而遷之亏太祖之祧今將
載之以出故告亏禰廟而迎其主以其所告而言故王
制云造乎禰而其主在太祖之祧故太祝言大師造亏
祖以其出亏太祖之祧故舉稱為祖書所謂用命賞亏
祖是也以其先告禰而後迎之故亦謂之禰文王世子

所謂其在軍則守亏公禰是也實則並非祖禰正名之
謂之宗肆師所謂凡師甸用牲亏社宗是也受成亏學
成卽成功之成宋史以禡祭為出京垺一日行之秦氏
通考因其誤而至所征之地反無此祭至以受成為定
兵謀經典並無可攷
春秋左氏傳云有鍾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云粗者曰
侵精者曰伐檠梁傳云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以周案從
左傳何注公羊謂侵者將兵至境以過侵責之服則引
兵而去伐者侵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亦通檠梁
說不可從

春秋家說諸侯出軍行過其地必假道禮無其文以周
案禮經聘且假道軍行可知白虎通義三軍篇引逸禮
曰使次介先假道用束帛
服虔云犒師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展禽使乙喜以膏
沐犒師何休云牛酒曰犒以周案服注取逸書饗飲之
義周官稾人先鄭讀稾為犒是二字古通也何注以字
从牛故知其用牛兼言酒者洪氏隸續漢斥彰長田君
斷碑有勞醪之語是其字亦作醪从酉
鄭元云車僕掌戎路廣車闕車萃車輕車之萃萃猶副
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車王在軍所乘也廣車

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
敵是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故書萃
作平杜子春云平車當為軿車其字當為萃以周案乾
時之戰魯莊公巹戎路漢淮之軍楚鬬丹獲其戎車皆
君所乘也齊有貳廣杜注公副車楚子之戎分為二廣
杜注楚王耍迭載之是所謂戎車之萃也楚子二廣各
十五乘是所謂廣車之萃也古人車戰肯後整齊必有
護衛故不致敵人直輅其君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
為廣車之不設也楚子又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
侯即所謂闕車觀兵陳薄處從而補之以防敗失萃車

當作軿車謂輜重
周書云五陳春牝陳弓為𡰥行夏方陳戟為𡰥行季夏
圓陳矛為𡰥行秋牡陳劍為𡰥行冬伏陳楯為𡰥行見通
典司馬濛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
短以衛長見司右注管子云東方矛南方戟卤方劍北方矰
盾淮南子云春其兵矛夏其兵戟季夏其兵劍秋其兵
戈冬其兵鐵公羊家說五兵矛戟劍楯弓鼓槩梁家說
矛在東戟在南鉞在卤楯在北弓矢在中央衛宏云五
兵弓弩刀劍甲鐙楊雄云木為矛金為鉞火為戈水為
楯土為弓矢鄭眾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元云車

之五兵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兵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
弓矢韋昭云五刃刀劍矛戟矢也禮記隱義云東方戟
南方矛卤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以周案周禮有五兵五
盾穀梁有五兵五鼓國語有三革五刃則五兵數盾鼓
者非也說詳所箸禮說略
孔穎達說長轂馬牛甲兵戈盾皆一甸之民同其此物
故司馬濛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
眾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
恐非力之所能蓋皆是國家所給故質人云凡受馬弓
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亦則旬之內更弓兵云授

兵從司馬之瀘以頒之受兵輸亦如之是也以周案車甲馬牛有賦亏民者見鄉師族師鄰長里宰遂師縣師稍人諸職有給諸國者見巾車牛人司兵司甲司弓矢諸職楚語云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出軍馬者不供賦供軍賦者不出馬馬有公國之分車牛甲兵當亦然也自疏家誤謂六軍必出六鄉而家一人之瀘視成之三百家出三十人甸之五百七十六家出七十五人其賦倍重亏是有鄉賦人甸都鄙賦車甲之說以均其輕重之鋻此彌縫之說不足據也毛大可王鹵莊孔經皆沿誤族師若佐民而師田行役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

帥而至鄭長文同是鄉遂亦共甲兵戈盾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之數及六畜車輦之稽若有軍旅之戒佐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鄉遂都鄙兼有賦人賦車器之法

賈逵云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為甲裏卑者所服杜預云組甲漆甲成組文

被練練袍惠棟云賈說為長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窓也空窓則堅竅滿則固帛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邾之故淄為甲崇以帛高注以帛綴甲卽被練是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賈說蓋本此以周案函人云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云屬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凡甲屬眾札為之而眾札之屬則綴以組帛之類組者織絲為絛被乃被之僭字說文被絛屬讀若被被練謂裂練帛以為絛也甲之固在盈竅

而盈竅用裂帛為被不如織絲為組之韌故曰帛半任力組盡任力惠氏申賈甚是其以任力為製甲者之力尚誤組甲三百三百乘也乘用百人故被練者三千百人謂之卒故被練為徒卒之服其卒長乘車謂之車士故組甲為車士之服馬說無據杜說更謬

異義云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盾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授兵亏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為祠因為伐說亏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

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洽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為
之賈公彥云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亏廟又無
祠五兵之禮孔穎達云鄭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以周
案鄭從左氏佗治兵而不用其授兵之說賈疏是
江永說左傳言晉軍舊軍有舍有佗又言楚國荆尸而
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外傳言齊參國伍鄙之法皆春
秋時兵農已分之證以周案江說甚辨實難據信嘗聞
諸先君子曰管仲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
聿注所謂不從戎役者也士鄉十有五其制十軌五十
家家出一人從兵役以五十人為小戎也五分郊外而

置五屬外傳不言其出兵之制此依成周八家出一卒
之舊法也五屬之農并出一人為古寓兵亏農之善政
十五鄉之三軍多其軍役必減其租稅此後世府兵屯
田所自昉寓農亏兵者也軍有練閱調發之殊晉軍之
或舍或佗調發之或多或寡也楚民之不敗業言供役
不擾也
顧炎武云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秦漢以下
始謂執兵之人為兵五經無此語以周案論語足兵太
兵自指兵器左隱四季襄元季傳云敗鄭徒兵謂徒卒
也兵指執兵之人昭十四季簡上國之兵疏戰必令人

軋兵因卽名人爲兵
晉魏舒爲五陳兩亏埒伍亏後專爲右肱參爲左肱偏
爲埒拒服虔云司馬濛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
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九當作七詳禮說略）二十五乘爲偏
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別也沈彤說二十五乘爲偏二其
則此名不以車數爲別也杜傳云車用卒而有此名
偏爲兩則五十乘三其偏爲參則七十五乘四其偏爲
專則百乘廣韻專單也百雖成數亦單數五其偏爲伍
則百二十五乘以周案司馬濛百二十乘當作百二十
五乘司右賈疏云司馬濛二十五乘爲偏又云百二十

五乘爲伍注云伍重故百二十五乘伍重是司馬濛注
文故百二十五乘乃賈氏校勘語是唐初本已誤也古
者一乘車士三人徒卒七十二人輜車二十五人魏舒
崇卒云以什供車必克謂留輜重十人以供車餘十五
人爲步卒也杜注以什爲叠增之數不足據云毀車以
爲行者毀其乘車之士爲步陳其步卒如舊不改也云
五乘爲三伍者毀車爲卒其法合五乘之車士十五人
爲三伍也云兩亏埒者以五十乘之兩合其車士爲三
十伍分其輜重爲百五十伍是以百八十伍增埒軍合
步卒爲九百伍也云伍亏後者以百二十五乘之伍合

其車士為七十五伍分其輜車為三百七十五伍是以
四百五十伍增軍合步卒為二千一百七十八伍也專
參肯拒悉以此法毀之專有千四百五十八伍參有四
百八十六伍偏有五百十伍肯兩後伍陳之正也故曰
亏左右肎參專肯拒偏陳之變也故曰為左右肎肯拒
皆列陳肯而左肎肯拒二陳尋五之二右肎一陳尋五
之三疏密不勻此誘法也故曰翟人笑之以司馬濛釋
傳其義甚通故服注引之若依杜注孔疏以此為臨時
處置之名非有舊制大謬沈氏改易舊說亦不可信
鄭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杜預云司馬濛車

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肯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
縫闕漏也江永云車亦有卒伍司馬濛百二十五乘為
伍蓋以二十五乘居肯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後杜注誤
以周案宎從杜注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服
虔云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為卒言廣有一卒為承也
五十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為承承有偏
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杜預云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濛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
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江永云一偏十

五乘兩偏三十乘故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言楚廣以
三十乘為卒卒居偏之兩故下文楚子為乘廣三十乘
正是兩偏一卒之乘又云分為左右謂有左右兩廣合
之則六十乘也杜意分為左右謂分三十乘之半為十
五乘亏是卒偏之數不明以周案車之卒伍與徒異名
司右注疏已詳言之此言車卒也服注以步卒釋之未
是卒為兩偏之名故曰偏之兩如服注傳曰卒偏兩可
矣之字何義廣三十乘分為左右謂分三十乘為左右
也廣有一卒謂廣三十乘有兩偏之卒故楚子分之也
廣為左右之總名江說廣有一卒據一偏言因謂左右

廣六十乘益誤
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杜預云百人為卒
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
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也江永云兩之一卒
謂合兩偏一卒之車卽是三十乘也舍偏兩之一謂留
其卒之一偏此偏居卒兩之一卽是十五乘也杜注誤
以周案偏以二十五乘為正兩其偏謂之兩故司馬灋
云五十乘為兩卒者偏之兩也是卒亦兩偏之名而偏
二十五乘又有九乘十五乘大小之別故卒亦因而無
定名巫臣以一卒適吳云兩之一卒者明其卒為五十

乘正兩之卒非九乘十五乘大小偏之兩之卒也云舍
偏兩之一者明其置旂之偏為正兩之一偏非大小偏
之偏也兩五十乘舍亏吳者二十五乘杜江兩說胥失
之矣傳云卒偏之兩卒句讀偏之兩明卒數也又云舍
偏兩之一舍偏句讀兩之一明偏數也偏與卒皆有大
小之別故傳特詳之說詳禮說略

鄭元云曲禮載青旌云云載謂舉亏旌首以警眾禮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胥驅舉此則士眾知所有青青雀水
鳥鳧鳴則將風孔穎達云青旌謂畫青雀旌上舉示之
軍士望見知胥值水也鳴鳧畫伧開口如鳴時以周案

青旌鳴鳧飛鴻皆以畫孔疏是虎皮貔貅則以皮鄭志
荅王贊問曰舉皮亏首不畫自據虎貔貅言之旨如謂
五者皆用皮則鳧皮何以象鳴鴻皮何以象飛鄀載如
字釋文讀為戴非

鄭元云曲禮行胥朱鳥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以
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又畫招搖亏旌旗上象天帝也
招搖星枉北斗杓端主指者崔靈恩云軍行所置旌旗
畫此四物孔穎達云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伧陳法但不
知何以為之秦蕙田云左傳有鵝鸛之陳兵書言善用
兵者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則朱鳥等皆是陳法崔說

淺陋非康成意方氏復以為此卽古八陳法握機經四
維方而主靜正兵布陳用之四正員而主動奇兵制勝
用之曲禮只主出行之事故專據龍虎鳥蛇員而主動
者言之此說視疏為密然必謂非畫弓旌旗之上則但
為四方之陳而欲象此四物究以何為之亦不能言其
實金鶚云周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
隼為旟龜蛇為旐旂旐卽左青龍旗卽右白虎旗卽鳥
旐卽後元武也然則日月為常卽此招搖在上矣何
以言之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
也畫弓旌旗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

弓旌旗若然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厤
譜三辰之合弓三統也日合弓天統月合弓地統斗合
弓人統則三辰謂日月北斗也太常高弓諸旗故曰在
上以周案以司常旂旗旟旐證此龍虎鳥蛇四旗江愼
修已有斯說甚通招搖在上舊說畫弓四旗之首金氏
以為卽太常亦可參存但此既為布陳之法行當讀如
行列之行非師行之謂也

鄭元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司馬秋治兵以尊
卑之常則如司常冬大閱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
軍之時空辟實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家鄉

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眾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旜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鄭鍔云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其實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為軍吏在朝為孤卿會采皆在師都故互建者旗旜迭載者亦旗旜也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之曰大夫士合之則曰百官鄉有州遂有里曰鄉遂總名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乃所謂百官也故互建者物旜迭載者亦物旜也郊野也縣鄙也其

實皆公邑之吏而已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互建迭載皆旜也江永云司常言大閱須旗物大司馬言治兵辨旗物大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臨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旜百官之不臨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變也以周案此當以鄭注為正師都當依說文放部所引佺率都字亦

軍帥別謂之軍吏軍吏尚猛故以帥都所建熊虎之旗
載之而不用帛而帥都與鄉家之外大夫其眾既屬亏
軍吏而己無所將故轉載帛其內臣卿大夫有不為軍
帥而又選其屬以衛王者謂之百官是亦有事軍旅者
故又載旜旞物皆畫異物者也大閱有
孤卿大夫而無鄉遂者以鄉遂大夫為都之帥也治兵
有軍吏而無孤卿大夫者以孤卿大夫為軍之吏也大
閱有州里縣鄙而無百官者州里縣鄙為鄉遂大夫之
屬百官內臣非鄉遂大夫所摠統也治兵有郊野百官
而無州里縣鄙者百官為孤卿大夫之屬郊野即以眩

伍帥鄉遂載物當依唐石經伍鄉家故鄭注訓為卿太
夫段懋堂已言之凡內臣尚文德載帛外臣尚武功則
載畫物之旗其在田獵鄭注所謂有事軍旅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大閱治兵旗物之有異者以此而別也司
常曰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皆內臣也故建帛都者都
之長也大司馬帥都之外別有鄉家故帥都為遂大夫
司常有帥都無鄉家故鄭注兼鄉遂大夫言之帥都以
下皆外臣也故建畫異物者中冬大閱以外臣鄉遂大
夫為軍帥故帥都建旗內臣之孤卿大夫士無所將故
仍載帛是用常法也中秋治兵則以內臣孤卿大夫為

州里縣鄙也鄭剛中欲合大閱治兵之旗物為一因分
孤卿及大夫士及公邑之吏為三節謂孤卿卽軍吏可
也以為卽師都不可大司馬明分軍吏師都為二矣且
既屬同官而又互建迭載終算能明其故也江說引春
秋傳望旗指仇納旌亏殺以為兵濛尚變然則中秋治
兵旗物之用亦何容辨矣經曰辨旗物之用正明其有
定制也且據鄭剛中說以駁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
亏鄭注殊少理會矣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建太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
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注云凡班旗物以出

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卽戎在何時荅曰白
者殷之正色王卽戎或命將或勞師不自親將故建先
王之正色異乎親自將也
鄭志云趙商問天子十二閑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
六閑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千七百二十八匹以
司馬濛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大夫采
地四甸一甸之稅以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與
校人之職甚異荅曰邦國六閑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
四閑當八百六十四匹此馬皆君之所制非民之賦司
馬濛為民出軍賦無與亏天子國馬之數鄭鍔云以其

說攷之古者天子有國馬有民賦之馬民馬出亏井田之賦如所謂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是也國馬則國所自養牧以待用者卽校人所云是也蓋養亏國者爲車路之備出亏民者爲用兵之防也以周案國語云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國馬謂出諸民者也公馬謂養亏公家鄭志之國馬卽公馬械文通俛也井田之法有民自養其馬以備出軍者亦有民不養馬而出賦者公馬足以稱賦謂公家之馬足以給軍賦之用也周官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車謂戎田之車公馬謂六種之馬見鄭注漢代有苑馬有郡國馬

猶存古制衛青霍去病伐匈奴有所謂官馬私馬之別矣

校人掌王馬之政凡良馬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元云良馬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筴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詩曰騋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

耦也駕馬自圂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
數不相因八皆宂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
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
僕夫者不駕亏五路卑之也黃度云僕夫葢自田僕而
上至大馭是也大馭戎僕齊僕各二人道僕田僕各十
二人通三十人六繫馬二百十六匹三十僕夫則六千
四百八十匹合左右网校為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匹駕
馬自八麗積而為一馭夫為馬一千二十四匹三十八
馭夫則三萬八千九百十二匹三良馬之數多三十二
匹旨此皆據經文不改字以周案六廄成校獨變為言

成經文上下皆據一校立文也校分左右不過帶說以
明校人中大夫二人各主一校云爾鄭注誤以駕馬三
良馬之數諸文為承左右校言故改諸八字為六如其
說天子十二閑僅同衛文騋牝之數尚不及齊景之千
駟恐不其然黃文叔意欲不改經字而與廄一僕夫六
廄成校之文又相觸戾且校人之僕夫非卽上大馭戎
僕齊僕道僕田僕之僕說詳職官門駕馬三十八馭夫
亦未知所據以經文攷之良馬自乘至廄二百一十六
匹良馬六廄以成校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駕馬三良
馬之數以充校則為三千八百八十八匹不言廄者葢

駹馬不盡充廄下文所云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其充廄者也統左右兩校言之良馬二千五百九十二匹駹馬三良馬之數其充廄者二千四十八匹未充廄者又有五千七百二十八匹合而以大數言之曰天子之馬萬匹

易祓云鄭氏謂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少備也由此推之則良馬五種分為十廄駹馬一種分為二廄以周案鄭注云明六馬為一廄言一廄而六馬備也駹馬與良馬同廄所以淑其性且可以攷養馬者之殿最焉如易氏說六廄成校文當在駹馬之後矣

毛詩傳云佽駟四介馬鄭箋云以薄金為甲之札韓詩說不著甲為佽以周案春秋傳曰不介馬而馳之詩曰駟介彭彭是馬有甲之證攷工記鞄人為革急者先製則是以博為幓也注幓讀為佽淺之佽是薄甲為佽之證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佽者同實又曰將徒人與佽者同實韓詩佽不著甲又本管子當從毛傳

賈逵云左傳明其五侯五方之侯王肅云山侯林侯澤侯川侯平地侯董遇云侯四方及國中之姦軌以周案周書程典云固其四援明其五侯依其山川利其守務是山川不在五侯中宜從賈董

毛詩傳云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為容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以周案兵車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御者在中此常法也惟元帥主旗鼓在車中則居中央擊鼓與軍人為節度而御者居左與裨將以下別故曰左旋右抽中軍佹好謂元帥也旋為回旋演戰之法自是御者事右抽謂車右抽矛說文引佹右揖云抽兵刃以習擊刺也與鄭箋合毛傳云右抽矢以射許鄭皆不從其說者為車右持刃不持弓矢也孔

疏毛傳以為右手抽矢亦非參見御法門

賈逵云司馬濛從遯不過三舍辟君三舍九十里也以周案詩亏三十里傳師行三十里箋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然則古軍濛進退日行三十里也從遯者從而退也退至三舍而極故傳亏辟君三舍下卽繼之曰若不獲命則與君周旋矣今本司馬濛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羣書治要佺逐奔不遠從綏不過三舍從綏猶從遯綏之言退左文十二季傳注云古名退軍為綏是也近解綏字多誤

記少儀軍尙左卒尙右老子道德經吉事尙左凶事尙

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以周案二書語似相反竝
屬周人行軍之通例江愼修以為當時制度各異各言
所見非也少儀以將卒為文左右異尚將軍乘車柱左
其車右勇士也次亏將軍故曰軍尚左其徒卒兩處伍
之右伍處网之左故曰卒尚右而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鄭注已詳其義矣老子以上下軍自相尚為文古人尚
右故偏將軍處上將軍之左左傳敍軍帥皆先右後左
右尊也如桓五季虢公林父將右軍時虢公知政周公黑肩
將左軍鄭曼伯為右拒蔡仲足為左拒哀十一季孟孺
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皆然僖二十八季城濮之戰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此晉師以
左當其右是下軍處左也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
楚左師潰此晉師以右當其左是上軍處右也宣十二
季鄢之戰楚工尹齊將右拒逐晉下軍此右當其左是
晉下軍處左也潘黨將左拒從晉上軍此左當其右是
晉上軍處右也桓八季季梁曰楚人尚左君必左明周
軍禮皆尚右也古人尚右說詳職官門老家以佳兵為
不祥故以器禮說之與鄭注卒尚右義合禮軍敗而歸
處以器禮師有功則奏愷樂云戰勝以器禮處之與經
意違王弼注老子以此為非老子語見晁氏讀書志

春秋傳邲之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孔穎達說晉上軍
在左下軍在右以周案觀下文楚以右拒逐下軍是晉
下軍在左又以左拒從上軍是晉上軍在右右移者謂
下軍在左乃右移而走也右字正對其在左為文若謂
下軍在右失左氏用字之意

春秋穀梁傳桓七秊焚咸邱不言邾疾其以火攻也或
說太公六韜有火戰一篇火攻亦古法也以周案火攻
五法詳見孫子此衰世之事也六韜載武王太公問荅
祇防敵人之燔吾軍非以此為制勝

管子云良田不在戰士三秊而兵弱以周案此衰世之

法也吳起攻亭下令曰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
上田宅人爭趨之一朝而拔秦晉用其法而良田遂盡
歸諸戰士可鑒也

曾子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言戰陳無勇
非孝也言似兩歧以周案大戴記曾子之言曰大辱加
亏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臨為昭穆之尸
亦不臨蒼昭穆之域讀此知聖賢臨戎自有我戰則克
之道不以亦敵為勇也周官冢人亦亏兵者不入兆域

莊子曰戰而亦敵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皆與曾子意
相發明孔巽軒曰戰期能克非期能亦所謂亦王事者

必夾而有諠若狼瞫敝無杼之徒然後登亏明堂饗祿
其後至乃不占震亏鳴鼓陳書恢亏閻金直謂之戰陳
無勇而已後世臣道既薄節士諠鮮不辱不奬以厚賞
諷以虛名輒有鑿門受律愚佻短略抶師辱國僅以一
夾塞責而優卹及亏孤兒史傳厠亏忠義豈知古之人
視之方將錄其皐而削其蓁也哉
左傳云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
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何休膏肓據公羊以為雖文
王之戰亦不過此以難左氏鄭元箴曰刺襄公不度德
不量力考異郵曰襄公大辱師敗亏泓徒信不知權譎

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譏師敗也公羊不
譏違考異郵矣
穀梁傳云以三軍敵鼓元鼓元雖獲不病矣何休癈疾
云書獲皆生獲如欲不病鼓元當有變文鄭元釋云將
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
師懼鼓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柰不勝敵耳鼓元有
賢行舉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
書敗獲非變文而何
穀梁傳云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何休癈疾
云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故晉人秦人戰亏

河曲兩不直故不云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
宋也卽言及爲惡是河曲之戰爲兩善乎又穀梁以河
曲不言及略之也則自相反矣鄭元釋云及者別異主
客耳不施亏直不直也直不直自在事而已義兵則客
直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亏邲晉師敗績是也兵不義
則主人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是也今齊桓卒未
葬宋襄欲舉霸事而伐器亏義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
齊卽實以宋及齊明直在宋邲之戰直在楚不以楚及
晉何邪劉逢祿難云邲之戰晉楚皆客也卽楚獨爲客
亦不當以楚及晉內外之辨也故變例以大夫敵君起

之凡書及皆與爲主辭以客爲主則宋襄直矣伐齊以
定亂亏器無薄也春秋以嫌亏伐器故變文以起之惡
宋之說亏義反矣右三條爲古說坿
存之亏例宜刪

受業通州孫儆
孫次庚仝校

左氏說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亏農隙以講事也三季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公羊說春田夏苗秋蒐冬狩穀梁說春田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用三焉侯君謨說用三卽下文一乾豆二賓客三君庖與三時田之說不同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亏義為短鄭元云四時皆田周制三時田者夏殷制詩曰之子亏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鄴梁近孔子公羊正當六國之亾纖緯見讀而傳為三時田佺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秦蕙田云周禮

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其異一周禮蒐苗獮
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季一舉其異二周禮左
傳以蒐苗獮狩分四時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
其異三當以左傳為正以周案左傳蒐苗獮狩之名與
周官爾雅合公穀說非又公羊家說夏不田本諸緯書
鄭引車攻之子亏苗以駁之當已月令亏孟夏云驅獸
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曰驅獸明夏亦田矣曰毋大田獵
明夏獮較三時為小也夏田較小故公羊不舉其文鄭
以三時田為夏殷制者據王制天子諸侯無事歲三田
而言王制多依夏殷制立文何注以夏不田為春秋制

孔巽軒說諸侯制皆非又案鄭釋廢疾云公羊正當六
六國亾後不起亏
漢京平開明矣
國之亾識緯見讀則緯書起亏
周官云聽師田以簡稽春而振旅夏而芟舍秋而治兵
冬而大閱左傳云蒐苗獮狩皆亏農隙以講事也三季
而治兵入而振旅公羊穀梁云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爾
雅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以周案
春以入兵為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為名尚武事諸書所
言義通故鄭注周官亦用爾雅文周官因田獵習武事
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大閱簡軍實其法本
簡故可亏四時農隙並行之管仲佺內政猶存古制後

世尚武簡閱既繁不能不亏田獵之外別行之此秦氏通考所以分田獵校閱為二也然秦氏引周語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為後世校閱所自昉此實未然古人因田獵習武事而田獵以冬閱為大鄭注月令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云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凡田之禮唯狩為備此一時講武之義也古未有不田獵而徒講武者矣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乃有不因田獵而治兵又三季一大閱五季一大蒐故左氏云三季而治兵何休云三季簡車謂之大閱五季大蒐車徒謂之大蒐此皆春秋之制讀者當分別觀之

司常職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帥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建旞斿車建旌大司馬中秋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帥都載旜鄉家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鄭元說大司馬之軍吏諸軍帥也帥都遂大夫也鄉家鄉大夫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卿大夫也秦蕙田云鄭剛中據司常大閱之文以軍吏即大閱之孤卿與芟舍之帥以百官即大閱之大夫士與芟舍之百官以帥都即大閱之師都與芟舍之縣鄙以鄉遂即大閱之州里縣鄙與芟舍之鄉及

野以郊野為公邑閑田之吏與鄉遂之郊野異王昭明
以旗旜等有誤文蔡宸錫亦謂此節旗當為旜旜當為
旗物當為旜旜當為物宓以司常職之文為定以周案
說已詳上軍賦門巾車建大麾以田與諸文亦異鄭注
云大麾不拄九旗中以正色言則黑夏后氏所建鄭志
荅趙商問云春夏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王制疏云旌
正色以春夏田秋冬出兵夏本不以兵尋天下故建其
旗無旒者謂之大麾一名綏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
侯殺則下小綏注云綏當作緌有虞氏之旌旗也明堂
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亦定其文曰虞綏夏旂

巾車注又以綏屬夏后氏蓋夏后氏之旂無其旒者即
有虞氏之緌綏即巾車之大麾春夏田以大麾秋冬則
大常也一說中冬大閱中秋治兵固建大常矣其田也
仍建大麾
鄭元云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一為三表又後
表之中五十步表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表積
三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數未聞初三鼓及
表自後表肯至弟二表又三鼓及表自弟二肯至弟三
表乃鼓車馳徒走及表自弟三肯表乃鼓遐及表
自肯表至後表賈公彥云從南立表北為後表易祓說

大武四表一表在南所謂武始而北出歷二表三表而
至四表則再始以著往也四表在北是復亂以飭歸歷
三表二表而復亏一表則樂終而德尊也大閱亦然賈
說與樂記不合鄭說左右之廣容三軍指一旁而言若
左右兩旁當容六軍以周案立表自南始後表在北士
牵由後表以至南表復回身向北以至後表鄭注甚明
大司樂賈疏大武舞洽其說本誤當以此疏正之易氏
以不誤為誤誤為不誤傎矣其解注左右廣各容三軍
本賈疏或疑三表相距各百步表各六十丈何以容大
閱之眾但四表東北之廣初無定數似亦無容過疑

鄭元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
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
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旗軍吏所載分地調其
部曲疏數寿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車徒
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鄭司農云險野人為主人
居寿易野車為主車居寿江永云大司馬左右陳車徒
以下注疏未尋其義未習戰以寿如戰之陳此車徒同
羣車以牽徒徒以衛車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
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也
不云左車右徒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牵閧以

分地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
樹一旗也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
以表之非卒閒之義也𡰥後有屯百步此又別為二屯
如軍之營壘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獸也此屯用車
徒圍繞佦之車徒之分亏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亏
𡰥後之屯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以周案從江說
鄭元云大司馬蒐田有司表貉誓民有司大司徒也掌
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鄭鍔說有司肆師甸祝泰蕙田
云大司徒總率鄉遂諸官不必以表貉事屬之以剛中
說為正以周案月令司徒搢扑北面誓之鄭義為長肆

師為表貉之位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與誓民無與
江永云田時誓有二𡰥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佦進退
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
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
未密
杜子春云甸祝禂牲禂馬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
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許
慎云禂禱牲馬祭也從示周聲鄭元云禂讀如伏誅之
誅今俗大字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或說杜意
禂牲謂禱所獲禽牲禂牲禂馬自為一祭許說所本或

說田事既弊何禱多獲杜說為短以周案甸祝禂牲禂
馬皆掌其祝號明是二祭故曰皆杜引詩者以伯證禂
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此周
官之禱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周官之禂牲也杜說蓋
本毛傳凡禂牲禂馬皆在田獵之先詩吉日文可證上
文乃敲禽句與此本不相關非田事既弊乃禱之也申
許駁杜胥失之矣
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
先禱其祖禱禱獲也何楷云伯通佁貊亦佁貉鄭司農
讀為禡鄭玄云禡師祭為兵禱其禮亾其田獵之祭則

名之為貉說文既伯佁既禡此即田獵之日表貉之祭
也未聞田獵有馬祖之祭亦未聞馬祖有伯之俜惠氏古義
何以周案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皇
矣之禡為師祭吉日之伯為馬祭兩字迥別甸祝掌四
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注貉書或為禡兵祭也引
皇矣詩及爾雅師祭為證又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杜子春注禂禱也引吉日詩及爾雅馬祭為證分別禡
師伯馬兩義亦甚明自小徐注說文禂字下引詩既禡
既禂大徐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下引說文佁禂而不
云伯佁禡可知說文禂字下竝不引詩何氏乃以伯為

禡并率合周官之貉以斥毛傳甚誤古伯禡貉三字音
雖近而義迥別祭師亏所征之地謂之禡祭師亏所田
之表謂之貉專祭馬祖謂之伯貉為祭表故肆師謂之
祭表貉杜注甸祝先鄭注大司馬因故書禡貉通用併
為一事非後人以禡貉伯音近遂謂三字義同耎非鄭
君勘定經文分析甚明詩皇矣禮王制類禡字佹禡詩
吉日伯禱字佹伯周官肆師甸祝大司馬表貉字俱佹
貉貉雖為田祭不尋與伯提貉雖亦祭師又不尋與禡
提

鄭元云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謂王甸有司祭

表貉所設陳祥道云甸役陰事故右几經不言祭鄭注
非以周案凡几生人陽尚左鬼神陰尚右通例如此陳
說非

鄭元云春振旅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杜子春云公
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元謂伍長謂之公司馬
者雖卑同其號冬大閱司馬振鐸羣司馬振鐸謂兩司
馬一說序官都司馬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亏公司馬
鄭注云公司馬國司馬也卽王之大司馬此謂大司馬
執鐲以教坐作進退之節鼓人曰以金鐲執鼓如鄭說
王諸侯軍將等之鼓反視伍長之鐲以為節失其義矣

以周案對都司馬家司馬之家臣言卒長兩司馬伍長皆為公司馬對卒長兩司馬言伍長謂之公司馬本文公司馬在卒長兩司馬之下杜子春以為伍長是序官公司馬鄭注以為國司馬亦未嘗云大司馬或說非也又本職亏大司馬皆曰司馬其餘別之曰兩司馬公司馬又統之則曰羣司馬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謂大司馬也司馬建旗亏後表之中司馬振鐸其文皆與羣吏相對兩伍司馬在羣吏中則司馬亦謂大司馬也鄭注以振鐸之司馬為兩司馬意欲合上兩司馬執鐸之文則下文鼓行鳴鐲鼓進鳴鐲是公司馬鳴與鼓退鳴鐃

是卒長鳴與纊謂上文辨鐸鐲鐃為卒兩伍所執而大司馬別自有鐸鐲鐃猶上辨鼓軍將執晉鼓旅師執鼙鼓而軍將令鼓則警鼓提鼓鼙鼓皆應凡金主亏大司馬大令鼓則警鼓提鼓鼙鼓皆應凡金主亏大司馬大振鐸兩司馬應之故後又統之曰羣司馬振鐸羣者羣大司馬及兩司馬也大司馬鳴鐲則公司馬應之鳴鐃則卒長應之是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皆節制亏大司馬猶師帥執提旅帥執鼙皆聽命亏軍將也稗帥聽命亏中軍中軍主謀卒兩伍節制亏大司馬大司馬主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鄭元云易顯比王用三驅佚𠂤禽王因天下顯習兵弓
蒐狩禽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佚𠂤禽者謂禽
在𠂤來者不逆而殺之傷去又不射惟背去者順而射
之不中亦已是皆所以佚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
殺奔者不禁背者乃殺以仁恩養威之道一說三驅者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一說三驅卽不合圍之
義謂開一面之網以周案失𠂤禽鄭本佗佚傳曰舍逆
取順佚𠂤禽也佚𠂤禽為舍逆禽之逆我而𠂤來者不
射故無面傷背我而去者我順而射之故上殺自左膘
達亏右腢鄭義為長

記王制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詩毛傳云
自左膘而射之達亏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髀達亏右髃為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
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何休云一者弟
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亏右腢中心疚疾鮮絜故乾
而豆之中薦亏宗廟二者弟二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
亏右脾遠心疚難故以為賓客三者弟三之殺也自左
膘射之達亏右髃中腸胃污泡疚遲故以充君之庖范
甯云上殺中心次殺中髀髂下殺中腸污泡以周案左
膘詩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胹後髀𠂤

肉也右腢本或佗髑公羊釋文引字林云肩垂兩乳骨
也說文髑肩垂也射右耳本有字誤箋云射當為達謂
自左膘而達右耳本鄭意自左膘達右腢適中心自左
膘達右耳本雖過腢而未中心也不言自左膘者蒙上
而省也自左膘而射之句逼為上次殺之通辭下殺不
自左膘故別之曰射左髀何注皆自左膘失其義矣左
髀釋文佗左脾云一本佗髀以下右髃肘之當從髀射
左髀較左膘為後矣右髃公羊釋文云一本佗胖音賢
說文胖半百葉也廣雅胃謂之胖達右胖去心尤遠矣
何氏改右耳本為右脾與下殺右髃無甚別或佗右髀

與射洽耍不合污泡謂腢胱言胃而棄腸腢胱嬴與次
殺右脾無別也范注耍舛凡田獵之禮禽之自肩來者
不逆而殺之故無面傷傷去者亦不射故無翦毛惟背
我而去者我自後而射之故殺皆自左膘或左脾膘脾
皆在體之後必自左者田獵之洽射自左驅鐵之詩曰
公曰左之是也孔疏謂自左耳達右耳是傷殺矣與上
下文自後達肩之意亦違俞理初類纂改自左為自右
右腢為左腢耍非
春秋穀梁傳云因蒐狩以習武事艾蘭以為防置旃以
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矢握御轡不旁入詩毛傳

云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旂以為門裘纏
質以為槩開容握驅而入擊則不㪷入范甯云轅門卬
車以其轅表門質椹也槩門中梟葛或為褐流旁握謂
車兩轙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鞮挂則不㪷入門
孔穎達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旂之竿以為門之兩旁
其門蓋南開竝為二門用四旂四褐也陳奐云流行也
旁謂門旁毛傳擊釋文佖鞮音計劉兆注穀梁云絓也
其字亦佖鞮奠疑擊鞮皆輦字之誤質高二尺田車之
軹離地崇三尺三寸故車可以過槩輦之離地庳不㪷
過槩傳直云輦則不㪷入謂徒所乘之輦不㪷入門而

徒仍入門也周禮言陳表之中車騑徒趨車馳徒走是
其明證以周案周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不言
有轅鄭注云和門立兩旌以為之孔疏本鄭穀梁傳置
旂以為轅門亦謂立旂為門如設轅然范注以為叓有
轅表門與周官難通門廣亏轙頭入寸車入門當驅而
驅車又不可與門旁鞮挂此教戰試御之法舊說本確
陳氏改佖輦字無義鞮則不㪷入承上闑容握驅而入
為文不關質槩門外又有屏月令云整設亏屏外
春秋穀梁傳云車軌塵馬候蹏揜禽旅范甯云車塵不
出轍馬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旅眾禽王念孫說軌循也

賈子緣法循理謂之軌車軌塵與馬倏蹏對文謂後車
循垝車之塵不舋旁出也齊召南說馬倏蹏四馬馳驟
如一卽詩所謂我馬既同毛傳言田獵齊足是也以周
案此傳三句鎔綜以為文非同後人駢辭王說非也曲
禮車塵不出軌與此車軌塵同兩軌字略分虛實百馬
倏蹏齊說以為齊足同力自確揜禽旅旅指民眾田獵
百姓齊出所謂惟田與追胥竭佹也說苑修文篇百姓
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卽不從奔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
蒐狩之義也卽本此傳為文旅訓百姓范注謂揜取眾
禽與不揜羣之義相戾

傳又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
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詩毛傳云面傷不獻
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范甯說不失其馳謂不失馳騁
之節不從奔謂戰不逐奔之義面傷嫌誅降不成禽惡
虐幼小孔穎達說面傷謂當面射之踐毳古通毳毛謂
枉矢而逆射之姚鼐說不失其馳者五馭之逐禽左也
古者取禽必引車右旋逐其後自左射之若御者詭遇
則所獲禽必多面傷踐毛謂之不能中以周案過防弗
逐不從奔之道卽申釋不失御法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卽釋能中射法獸之垝奔者不從而射之故無面傷射

循上殺中殺下殺三淊故無不成禽禽古擒字毛傳多
踐毛不獻句孔疏以踐毛為肴射獸之從肴去者將越
防而逃者也故鄭注易以不面傷喻不殺降不肴射喻
不禁奔則傳云過防弗逐卽明不踐毛之義也御者弗
逐過防不從肯奔而射者自無面傷無踐毛無不成禽
故曰御者不失馳然後射者能中此傳上下俱為御者
立文故云爾

鄭元云田僕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誓大夫馳提猶舉
也誓猶抑也使人扣之以止奔馳放不扣惠士奇云止
馬曰控騁馬曰磬勒馬曰提放馬曰誓提猶控也誓猶

磬也提之言遆誓之言進驅則奔矣

記月令季秋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呂覽
佾咸駕載旂旐與授車以級淮南子僕佾大僕載旌佾
戴侹鄭元云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
駕說者也司徒撰扑北面誓之誓眾以軍淊也高誘云
僕亏周禮為田僕掌御田輅七騶亏周禮當為趣馬掌
良馬駕說之任無七騶之官也田僕掌佐馬周官佾車之政
令獵周官佾獲者揚周官佾植旂故載旂也輿眾也眾當受田車
者各以等級陳亏屏外也莊述祖云旂旌同侹誤高注
但解載旂而不言旐是咸駕載旂絕句旐卽輿異文司

常斿車載旌注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則載旌為田
僕矣謂大僕及戎僕者非也咸駕為田路非戎路旌授
車謂鄉遂之眾非軍吏諸帥載旌非大閱司徒之誓當
為獵田之誓三時皆誓民惟大閱乃有斬牲之誓羣吏
聽焉非此攟扑之誓明矣以周案云載旌明所駕有斿
車也云載旌明七騶為郊野之官也司常冬大閱贊司
馬頒旗物云斿車載旌而大司馬秋治兵不言交略互
見鄭注大司馬因秋治兵無文遂以月令載旌旌當冬
大閱又與季秋之文不合遂以月令為失而注月令以
為秋治兵事其說自正莊說誠是其讀旌受車為句以
為鄉遂之眾未足為據

鄭元云月令季秋天子乃厲飾戎弓挾矢以獵厲飾戎
服也高誘云凡田冠弁服以周案高說是詳衣服門
周官仲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記月令仲春之月毋
焚山林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
君親誓社鄭元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至季春火出
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孔穎
達云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謂未十月之時自十月
以後至仲春皆舉火田以周案仲春火田之後民不舉
焚山林故司爟修火令野焚萊有罰季春無焚法從注

春秋桓四季春正月公狩于郎左傳云書時禮也何休云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陽氣始施杜預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以周案杜說是也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官亦仲冬以狩田何氏以為當在夏之孟冬無據詳說云冢宰以八則治都鄙八曰田役以馭其眾是卿大夫舉田獵賈氏引春秋鄭大夫豐卷請田失之當以天子之大夫舉田役諸侯之大夫不舉田役為正禮書云春秋傳唯君用鮮眾給而已是諸侯有田獵之禮大

夫士不與焉故鄭豐卷將祭請田而子產止之以周案據曲禮王制文大夫亦有田獵但人君因祭而獵大夫俟君獵然後獵不然雖祭亦否王陳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士師五戒三曰禁用諸田役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以周案此軍禮司馬法逸文也詩毛傳言田獵之三殺皆以自後射立文故獸無面傷鄭注易三驅佚肯禽謂禽在肯來者不逆而殺之惟背去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即據毛傳自後射為義賈疏引鄭易注以證此無自後射為不中不重射亏自後之文無著大司馬疏以無後射象戰陣不逐奔又引一說以為

寿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尋復射說甚游移竊謂田獵之法獸有背我寿去者我自後射之本屬正法茲云無自後射為爭獸之禁不關三殺之事疏引鄭易注以證其義非也大司馬誓民鼓遂圍禁注云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據彼注文則無干車者謂各守車行毋躐犯他轍而逐獸也無自後射者謂各安徒剔毋自人後而爭射寿禽也立旌以表位所以示車徒之行剔也行剔正自無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葢亦軍禮司馬法逸文

詩毛傳云壹發五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壹發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會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周案此詩當依小序解之曰五豝者明其庶類蕃殖也曰壹發者謂亏五豝中壹發矢明其仁也故下歎美之曰吁嗟乎騶虞騶虞不會生物亦獸之仁者也有至仁之德則騶虞應之傳至信當依小序仁如騶虞文伦至仁陳碩甫用俗說疏毛義謂公壹發而尋五豕則詩上下語意閡隔不貫矣壹發五豝與大射禮壹發中三侯句法同三侯有高下必不能連中與射獸同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尋穿七札獸各皮行安有壹發尋五豕之理亦

可謂不揆事情矣魯詩說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
獸者也別一義
秦蕙田云澤中之獵不見亏大司馬春秋內外傳如棠
觀魚濫亏泗淵之類又皆失禮之事居多然地官山虞
澤虞竝有大田獵之文其事從略者始以時舟師未備
故講武亦詳山而略澤與以周案澤者藪也曲禮云國
君春田不圍澤詩云叔在藪藪澤一也爾雅詳十藪之
名皆古田獵處
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齊方四十里毛詩傳云囿
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揚雄樂松等說文王囿百里民

以為小白虎通義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
里小國二十里何休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
里子男五里以周案文王囿百里七十里本有二說不
必執此破彼樂松又言齊五十里恐難據臧玉林因此
欲改孟子毛傳之文未當也文王之囿弛以與民雖大
不嫌云百里者張大其事未可據以為例毛傳白虎通
義因此以定大小國之爵亦未當也何注所言近是焦
理堂乃謂公羊傳注所指為離宮毛傳白虎通所指為
御苑若然天子離宮百里何其侈與　又案苑囿渾言
通析言別說文艸部苑所以養禽獸也口部囿苑有垣

也圃為有垣之苑苑為無垣之圃高注淮南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圃誤注呂覽云大曰苑小曰圃是

記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亏寢廟以周案左傳隱五季公矢魚亏棠臧僖伯諫曰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此明人君不親取魚雖薦寢廟亦使官司供之故周官漁師云掌以時漁春獻王鮪月令所言之事不古

受業無錫唐浩鎮次甲仝校